

· 奇幻系列 ·



生死 两茫然

香港·张宇著



(京)新登字172号

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: 94043

生死两茫然

香港 张 宇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香港勤+缘出版社出版

北京朝阳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25印张 174千字

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册

*

ISBN7-5059-1964-4

I·1382

定价: 全四册: 27.70元

(本册: 7.00元)

诺 言

“你真的要这样做？”

“是的！这是我当初答应的，我一定要遵守我的诺言，要不然，我怕……”

“但你那个诺言，根本是太荒谬了，怎会有人这么许诺的？”

“都已经许下了，还有什么办法？”

对话至此沉默起来，显然两个人都为了要完成一个曾经许下的诺言而担忧！

我们先说一说，正在忧虑不已地商量的是一男一女两个人，他们沉默没多久，那个男人再次开腔了。

“我想还是问问别的人吧，反正你只是答允成功之后才去报答神灵的，但你却没有说明是什么日子去，拖多几天，待我问问别人，看看此事究竟怎样，有没有其他可行办法。”

“这怎可以呢？拖时间就显得不够诚心，我怕不知会有什么后果。”女的回答。

“但我总觉得不大妥当！你给我一个星期时间，让我想想办法！”

“……真的只能一个星期，不能再拖时间的了！”女的声音十分郑重。

“我知道了!”

“许立文!我有件事想问问你!”黄树仁见到他的同事一回到公司,马上便跑过来。

“咦!老黄!你很少这么早回来的,有什么事要找我?问今晚的赛马贴士?对不起,我还未有呀!”许立文一向惯于与同事开玩笑。

黄树仁却摇了摇头,很为难地道:“你不要开玩笑,我不是问这些!”

“哦!你这家伙,平时最关心的,就是赛马贴士的,除了这些,你还有什么要问?”许立文说着,忽然停了嘴,用很惊讶的目光,上下打量了黄树仁几眼,才道:“你果然有些不妥!平时你绝对不是那么严肃的,究竟有什么事?”

“我记得你好像说过,认识一个女人曾去向四面佛许过愿的……”黄树仁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,才这样道。

许立文不假思索便道:“原来你问这个,对呀!是有这样的事,那女人当初在四面佛前许了愿,说愿望实现后,便会脱光光的在四面佛面前跳舞,但她后来后悔了……”

“那怎么样?”黄树仁急不及待追问。

“她因为许下诺言而不肯去完成,等于是欺骗神灵,因此她就不停地病,看任何医生都验不出是什么病,结果,到了最后,始终都要去到泰国,在四面佛周围围上了帐幔,真的在佛的面前脱光衣服跳舞,才保住小命!”

黄树仁听完许立文的话,脸色变得十分苍白,而且情不自禁地喃喃道:“果然是真的,果然是真的呀!”

许立文听他这样说,再看他的紧张模样,好奇地问:

“喂！你有什么毛病呀？不是你自己求了四面佛吧？”

“怎会呢！我都没有去过泰国！”黄树仁马上否认。

“不用去泰国也可以拜四面佛的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”许立文道。

“我从来也不敢做这种事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为人！”黄树仁依然否认。

“但如果不是，你为什么大清早回来，巴巴向我追问这事？”许立文依然不肯放弃。

“真的没有什么！我只是有……个朋友，做了类似的事，忽然想起你以前提过这种事，顺便问一下！”

“原来如此！那太简单了，你叫你朋友去还愿吧！除非当初他求神时，许下的诺言，神没有应许他，若真的应许了，当然该去完成，做人有所谓君子一言，何况还是在神灵面前答允下来的，怎可食言？”

“我明白！”黄树仁闷闷不乐地应着。

“你也太奇怪了，怎么回事？人家去还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，要你这副担心的样子，是你什么亲人吗？”许立文用狐疑的口气问。

“不是我的亲人，都说过了，是我的一个朋友！”黄树仁含糊地答着。

“这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反正你向神许了愿，若真的愿望实现了，当初要答应做什么，照做可也，一定不会有事的！”

黄树仁不住点着头，可是，忽然之间又问：“你猜万一真的不守诺言，是否真的会触怒神灵呢？”

“那要看是什么事，向什么神许的愿。老黄呀！我又不是这类懂得玄学的人，你问我，我也无法回答你呀！”

“什么人会知道多一点呢？”

“这可给你考起来了，又不知道你的朋友到底是向观音菩萨许了愿，还是向佛祖如来，又或者向耶稣基督，这种事，当然要对症下药，胡乱地说，换做你也不会相信！”

“这倒是真的！”

许立文这时又看了黄树仁一眼，充满怀疑地问：“究竟是什么人向神灵许了愿，你的紧张模样，这人一定与你关系非比寻常！你既然这么担心，干脆叫你的朋友守诺还愿，不就什么烦恼也没有了？”

“若可以这样当然啦！”

许立文这时脸容一端，正色地说：“你这话就不对了，既然当初在神前作出承诺，当然是认为自己一定要做到的，现在神灵都实现了他的诺言，你若不去履行自己的约誓，那是欺骗神灵，当然不得了！”

黄树仁给许立文这么一说，更加是急得满头大汗，便道：

“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但是，错就错在当时以为神灵也不可能让她达成愿望，才会轻许诺言，天晓得……”

“这可没有办法了，我看你这个朋友，一定得当心才好！”许立文立刻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当然，首先他认为自己所求的事，神灵未必达成他的愿望，这就是他的不对，他怎么可以一边求神，一边又对神有怀疑！其次，他胡乱在神前许下诺言，事后又后悔，这根本就是失约，这种人，你以为神灵会有恕他吗？”许立文分析。

黄树仁忙道：“她不是不守诺，是我觉得牺牲可能太大，

所以想帮她问问，有没有别的办法可行，与当事人完全没有关系的！”

“原来如此！老黄！我劝你最好少管人家的闲事，这种事，再简单没有了，等于你做人，答应人家什么，到时就去做好了！就算你说做的牺牲太大，这是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的事，没有法子可想！”

“是的！”黄树仁亦知道许立文的话说得有道理，所以快快地回答。

“什么？欺骗神灵！这种事，你连想也不要想！”

说话的是个身穿唐装衫裤的中年男子，他鼻上本来架着一副金丝眼镜，现在金丝眼镜也差不多从鼻梁上滑下来！

他瞪着自己脸前的黄树仁，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。

“弘恩上师！”黄树仁急得抹着额上的汗水，道：“我的意思不是怎样欺骗神灵，只是改一点点事实，例如有个人，明明正月初十出世，但查过三世书或者命书，发觉这日子对他日后不利，于是改一个出生的日子，压在神案下，等十天半月，没有任何动静，表示神灵已接纳他的改命，这不算是欺骗神灵吧！”

“哼！这是旁门左道，我从不会做这种事情的！”那位叫弘恩上师的男子，正义凛然地拒绝。

“上师！我现在不是要你替我做这种事，我只想问问，有没有办法可想？”黄树仁知道自己理亏，所以低声下气再问。

“没有！我不会做任何欺神骗鬼的事！不过，我也劝你不必动歪脑筋！”

“我……”

黄树仁话还未来得及开口说，已给弘恩上师打断，“你自己想想，‘欺神骗鬼’这四个字，我们时常都挂在口边用来骂人不老实的，这足以证明绝对不是好事，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又怎会有好结果，我劝你回头是岸！”

“你到底是什么朋友向神灵许了诺言？瞧你这几天，忽然之间瘦了那么多，这个人一定对你很重要吧？”

许立文在午饭时，特地约了黄树仁到一家清静的餐厅中，向他细细地打听。

“她是我的女朋友！”黄树仁终于把自己担忧的心事，向许立文透露了一点点。

“怪不得你紧张得这模样！其实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也猜到几分了，以你平时的性格，就算老板来巡视，都一点也不紧张，现在却紧张得这模样，除非对方是你的亲人，要不，就必然是你的女朋友！”

黄树仁不停叹息。

“对了！你的女朋友到底向神灵许了什么心愿，要守什么诺言，你竟紧张成这样子？”许立文好奇地问。

“她的人很孝顺！”黄树仁答非所问。

“你说什么呀？”许立文一头雾水。

“我说，她很孝顺，今次是为了她父亲的病去求神的！”

“原来如此！这很简单呀，一个孝女，神灵当然是许了她心愿吧，她到底向神灵许了个什么诺？”

“唉！不要提了！”黄树仁突然变得十分烦躁。

“孝子贤孙为老人家祈福，大不了都是自己减点寿之

类，说真的，这样的孝子贤孙，虽然许了这么个诺言，但神灵明鉴，也会感动于他们的纯孝，真的就要取去他们的阳寿么？你别太紧张呀！”

许立文对黄树仁的安慰完全起不了作用，他的神情仍然是十分忧郁，叹息不绝：“如果事情是那么简单，我当然不担心！”

“那到底是怎么样的诺言，你说出来，看看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事情太复杂了，我……”黄树仁又是一声长叹，欲言又止的模样。

许立文望望手表，道：“距离上班还有四十五分钟，你可以慢慢地说。”

“我女朋友的父亲，是个老顽固，他从一开始，就反对我跟他的女儿走在一起……”

“做粤语残片吗？现在仍有这种事？”

黄树仁苦笑一下，道：“这个世界其实很现实的，五十年代跟今天，仍然一模一样，这依然是个银钱挂帅的世界！”

“听你口气，你女朋友的父亲重富嫌贫？”许立文惊叫道。

“是的！他们有个世交，是做地产生意的，你也知道，香港地，最赚钱的行业，除地产还会是什么？”

许立文此时接口道：“你不是想告诉我，这个地产商有个儿子，看中了你的女朋友，想与他对亲家？”

“不错！完全就是这样！”

“老天！这真是粤语残片的桥段呀！”许立文怪叫起来，“你让我给你说下去，你的女朋友已经认识了你，所以不为

名利所动，而她的父亲不断逼她，是这样吗？”

“可以说是差不多！”黄树仁又道，“唯一不同就是，他父亲与她为了这问题吵得很厉害，而她的父亲有心脏病的，在最近一次他们父女大吵时，她父亲竟心脏病发而中风昏迷，情况危殆。”

“你不是要告诉我，你的女朋友因为内疚，所以向神灵许了愿，若她的父亲能度过此危险，就答应嫁给那地产商的儿子吗？”

黄树仁无限忧郁地点头不语。

许立文用充满同情的目光望着他，“果然是真的，怪不得你这些天来，紧张得这样子！”

“立文！你想想，这是多荒谬的事，她的父亲居然真的好了，可以出院，真正是孝感动天！”

“怪不得你要问，若不守诺言，会有什么后果了。”许立文叹了口气，“真想不到会是这样。”

“我不能眼巴巴看着我的女朋友嫁给别人呀！”黄树仁痛苦万分地说，“但她又说不能不遵守诺言，立文！你教教我，我该怎么办才是？”

轮到许立文不停地抓着脑勺子，结结巴巴地道：“怎会这么笨，什么誓言不立，偏要立个这样把自己命运作赌注的誓约！”

“她说当她眼见自己的父亲快要死时，她觉得自己就是杀死父亲的凶手，而她与父亲争执的起端，就是为了她的婚事。她想到天下无不是之父母，她的父亲也是为了她下半生无忧才会要她嫁那个人，所以她就才会以此来作向神灵的许诺！”

“我明白的！她多少是有点忏悔的成分，却料不到她的父亲真的会康复，这次真不知怎办了！”许立文也陪着叹息。

“我不能眼巴巴看她嫁给别人的！”黄树仁道。

“其实，你也不用那么难过呀，她就算真的要遵守诺言，亦不是三天两日的事，这是婚姻大事，要筹备的呀！”许立文道，“这件事虽然棘手，但也可以慢慢从长计议！”

“我也是这么说，但问题是，她在许愿时答允了只要她父亲出院，她就马上答应殷家这门婚事，现在她父亲已出院半月了，她觉得自己不可以再拖！”

“又会这样子急的？”许立文呐呐道：“不过，也不碍事，她可以答应先订婚，订了婚也可以反悔的，只要你能想到个办法来，到时叫你女朋友与那边解除婚约就是了！”

“但有什么办法？你自己也说过，答允了神灵的事，如果悔约，神灵会责罚的！”黄树仁忧心忡忡道。

“本来就是的，但应该有特殊情况吧？像这种事，跟神灵本来无关，只不过是你好朋友的终身幸福问题，神灵大概也不会太责罪吧？”许立文又道。

“我已经问过别人了，但是没有人肯帮忙，所以我心里很烦！”

“你的女朋友怎么说？”

“她就是要去履行她的诺言，我求她给我一个星期去想办法。”

“不用怕，正如我刚才说，办法虽然未必想得出来，但只要你好朋友对你不变，她就算订了婚，你还可再想办法！”

黄树仁的脸孔总算有了点宽容，“还好，听你这么说不致太绝望！”

“够钟上班了，我会替你再问问人，一定会有办法的！”

当黄树仁到处找人想办法的时候，他的女朋友给他的限期终于到了！

要“欺神骗鬼”根本不容易，没有一个周详的办法，他只有把许立文向他提的意见，告诉了他的女朋友。

这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，他的女朋友也接受了他的意见！

可是，在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早上，黄树仁刚上班时，便听到两个女同事在闲聊，本来女同事嚼舌头的內容，他一向没有注意，可是他突然听到两个名字传入耳中，使他极之诧异！

“这个唐信之是什么人？怎么没听过？殷伯滔是本地大地产商我们知道，但富翁娶媳妇，不是讲究门当户对吗？这唐信之是什么人？好像富豪中没有这号人物。”

“你们说什么？”黄树仁忍不住冲过去向两个女同事追问：“谁要娶媳妇了？”

“大地产商殷伯滔呀！”其中一个女同事马上回答。

“我是问刚才你们说那个唐……什么？”黄树仁还是十分紧张的问。

“唐信之！”另一个女同事插嘴：“也不知这姓唐的是什么人，从来也没有听过的！”

黄树仁听她们这么说，也不理什么，一把便将桌上的报纸抓了起来，他马上便见到那幅有四分一版的大红结婚启事——果然就是本地出名的地产商殷伯滔娶媳妇的启事，启事上的声言：地产商的长子殷鉴铭与唐信之的独女唐蔚雯于下

星期二结婚！

黄树仁望着这段启事时，他全身都在震颤，手也不由自主地发抖！

“黄先生！你没事吧？”女同事见他连脸色都变得苍白，不由惊讶地问。

黄树仁也没有闲暇去回答，忙忙抓住报纸，便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抓起电话，拨了几个他十分熟悉的号码。

当他把号码拨通后，却发觉对方不断地铃响，却没有人接听。

黄树仁不耐烦地把电话放下，然后，向女同事道：“我有很重要的事，出去一会儿，若老板回来，麻烦你替我说一声！”

交待了这几句话之后，黄树仁便像一阵旋风似地冲了出去！

“他到底干什么呢？”女同事彼此相视一眼，不由自主都耸耸肩，十分好奇！

黄树仁飞也似的从办公处走出来，便截了辆的士，把一个地址对司机说了。

的士司机依着他的吩咐，把车子往半山区的一幢大厦驶去！

心急如焚的黄树仁，望着马路上的塞车，恨不得自己能插有双翼，可以飞到目的地！

“没有可能的，雯雯怎么会突然决定嫁给姓殷的儿子？她当初只是说就算是守诺言，亦是先订婚，订婚与结婚，根本是两回事，怎会突然变了卦的？”

在车上，黄树仁的思潮起伏，他看过报章上的广告，知道自己的女朋友突然嫁给本地大地产商的儿子时，他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偏偏打电话去唐家，没有人接听，故而，他只有连班也不上，立刻赶到唐家去！

差不多塞了半小时车，总算到了唐家所住的大厦门前！

黄树仁付了车资，跳下的士，忙忙便往大厦里走去！

他经常到这儿找女朋友，所以对这儿十分熟悉，他按了二十楼的对讲机，心想很快便可以进门，问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然而，差不多等了五分钟，对讲机一点反应也没有！

恰巧有个女佣打扮的从外面挽着菜篮回来，把大闸打开，黄树仁便乘机溜进大厦内！

本来想直接乘电梯上去，但还未走到电梯口，却给管理员喝住！

“我找二十楼，姓唐的！”黄树仁担心会给管理员问长问短，干脆自己把来意说得一清二楚。

“搬了！”管理员倒不怀疑他白撞，却这样地对他道。

黄树仁脑袋嗡嗡作响，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听到的话，

“搬了？怎么可能，前天我才上来过！”

管理员冷冷地望着他，又道：“你说得没有错，他们是昨天搬走的！”

“真的？”黄树仁怔住了，他不能相信管理员的话，电话没有人接听，刚才揀了差不多五分钟的对讲机，同样是没有人应，而管理员亦没有必要瞒骗自己！

但这消息还是太突然了，所以他呆若木鸡的，半晌也不知该怎样才好。

“他们搬到哪儿去？先生！你可以告诉我吗？”黄树仁如梦初醒时，他存着一丝希望向管理员问：“他们搬得那么急，总会留下个新地址，往来的信件，好让你们转过去呀！”

“对不起！我不知道！”管理员冷冷道。

“怎可能会不知道呢？他们一定有新地址留下的！”黄树仁并不相信管理员的话。

“真的没有！人家现在已经攀上大地产商当亲家了，有什么旧的信件这么重要？飞上枝头变凤凰啦！”管理员带点冷漠说。

“连你都知道这件事？”黄树仁震惊万分地问。

“报上这么大段的启事，就是瞎子也看得见呀！先生，你是唐小姐的男朋友吧？算了，人家马上是豪门的少奶奶，怎会还跟以前的人联络，你死了心吧！”

这管理员的话，如一枝枝利箭，刺入黄树仁的内心，使他深受刺激，“唐小姐不是这种人，你根本不明白个中原因的！你最好不要乱说。”

“好好！我不明白，也不需要明白，但先生，姓唐的已经搬走了，你留在这儿也没有用！”管理员也下逐客令了。

“你把他们的新地址给我吧！求求你行个方便！”黄树仁也很懂世故，忙忙自口袋中掏了些钞票，塞到管理员手上去！

有钱使得鬼推车，管理员的脸孔总算温和了，但他却道：“先生！唐家真的没有新地址留下，你要找他们，下星期二去婚姻注册署吧！我真的帮不到你！”

“什么？你真的打算到婚姻注册署去？唉！我劝你省点

吧！”许立文听了黄树仁的决定时，马上便道。

“为什么？我要去阻止他们，不是在他们未结婚之前，可以有人去提出反对吗？”黄树仁激动地说。

“的确是可以这样的，不过，你凭什么去反对？你与唐蔚雯有婚约吗？又或者曾经订过婚？您凭什么去反对人家嫁人？你以为那儿的官会理你吗？”许立文冷静地说：“我劝你不要去闹笑话！”

“但我怎可眼巴巴地看着她嫁给别人呢？”黄树仁痛苦地说。

“不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我总觉得这件事，由头至尾是你自己一个人白着急！”许立文叹口气，又道：“根本人家早决定嫁入豪门的！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果然，这句话令黄树仁甚为反感，他狠狠地瞪着许立文，一副随时会挥拳过去的样子。

“你别生气，我是旁观者清，你想想，要不是早有预谋，何以你前天见她的时候，她仍然一语不发，昨天突然就搬了？”许立文问。

“她怕我知道后，一定反对！”黄树仁不假思索就回答。

“但她一直答应你，想不出解誓的办法，必要时也只是先订婚，但何以忽然就结婚了？而且，她一搬，结婚启事就刊登出来，这不分明就是她早有预谋？”

“不！不会的，她不是这样的人，雯雯不会这样的！”黄树仁依然不肯承认许立文的分析有道理。

“你是当局者迷！树仁，你想清楚，为什么她搬走而不留个地址给你？她根本是有心与你决绝的！算了吧！你还是千万别去婚姻注册署反对，你只会闹笑话而已！”

“但找不到雯雯问清楚这件事，我无论如何不会甘心！”

“人家就是看透了你的心，知道你一定会这样，所以才故意搬走不留地址，正是好让你找不到她，届时米已成炊，她已是堂堂豪门的少奶奶，再也不认识你，你醒醒吧！”

“不会的，雯雯绝对不是这样的人，她就算嫁给殷伯滔的儿子，也只是为了她在神前许下的诺言而已！”黄树仁固执道。

“这也可以是骗局而已！”

“不！我亲眼见到她的父亲在医院中的危险情况，这怎可能是骗局，医院的护士及医生都不可能联合起来骗我的，她是为了那个诺言才嫁人的！”黄树仁激动地说。

“好吧！既然你要这么说，就当作是真的吧，你现在履行当初向神许下的诺言，亦无可厚非，你便放开点，算了吧！你跟她的缘分到此便尽了，还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但假如在她结婚前，我不能见她一次，跟她说清楚的话，我是绝对不会甘心的！”黄树仁固执如牛。

“那你到哪儿去找她呢？”许立文问，“我也很想帮你，却不知怎样帮得到你？”

“我想过了，她这么仓卒地搬家，不可能这么快便找到新居的，我看八成儿是搬到酒店暂住，立文！你不是认识有朋友在酒店工作的吗？可否替我查一下？”

“你说她会住酒店？噢！真的有这个可能呀，她显然在出阁时，也借酒店的房间作出阁之地点，对对！”许立文忙忙点头道：“如果是这样，很容易呀，我替你问问朋友，好好地找一找！”